



金秋之美
◎陈顺源

旧城之声

◎周子皓

一

中秋的月，
仍高悬在天上
一动不动。

只在
慢慢发白的天纱里
逐渐透明，
于是古井里
仅漂浮着一层黑布。
我知道
在快要来到的
很长时间里，
古井就理应是这般了。

我从来
不敢看井，
因为我很怕掉下去，
很多孩子
在不懂事的时候
是会掉到井里去的，
我忘记了
是谁把我救上来的，
或者我的家附近
也许根本就没有井，也许
是我自己爬上来的。

当我总是想着
应该会有这么一个早晨、
井里连月亮
都要没有了，而且只有一层
将要染黑的瞬间时，井里
也就算没什么可捞的了。

二

有一双眼睛
在看着
另一双眼睛，那是一个
敢看井的我：看见了不远处
飘动的阵阵水草，在
未成形的风波里
漫无目的地潜游。

在昏睡的视线中，秋雨
冲刷了一座瀑布。
我在瀑布的内外坐定，没有
一个
固定的角度，我闻不见
花的影子，也触碰不了
空气以外的介质。

只好用熟络的眼睛
踢开了一块飞来的石头，石头

离我最近的时候，轮廓是一
只
与我面面相觑的鸟，后来便
像鲸一样
远远地徘徊：
哗哗地，推开悬空的水。
石头在瀑布上
垂直而来回地打水漂，发出
快速
却缓慢的晨钟声。

三

那熟悉的幻境钟声，带着几
十公里外
音乐学院的早课提琴，在模
糊里
能清楚地分辨出交织与落差。

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脑
海里
循环重复着钟声的跳动
让我往前信步走了。

只记清路过了一条拥挤的
新街，听到
间断婉转的喘息声
和求情一样的连续传唤；
只记清路过了一条宽阔的
乡间，听到

皱纹抓着稚嫩的全部，勾引
烛上摇曳的火焰
向红窗纸靠近，不点着
也不出声，肥胖的
已经联想不到臃肿，像是平
静地

就坐在一面圆湖上，清澈见底；
只记清路过了一个正在施
工的建筑工地，
工具锤打着
钢铁的躯壳，反射了五颜六
色的标语
和门前矗立的书法家横梁……

听到了，更是重合了，
这捶打的，捶打在钢铁上
的，不正是
那“钟声”。
那声音在我脑海里
突然放大了几万倍，
我浑身一抖。

四

又静下来了，还听见了哼鸣：
马路上，有一头吵闹而匍匐

紫琅诗会

向前的牛，
料想着已经没有力气跑多远。
在和它相隔一个广场的
人民公园里，售票处的女人
蹲下来，
给孩子竖起了大拇指：真勇敢，
奖励你再坐一次。
孩子的母亲摆手，这游乐飞机
也太快些，我是不敢了，我们
不如去钓鱼，喷水枪也好。
在永远有蓝天的草地上，一个一个
别扭的步伐躲进了一台台
脆弱的相机，待很久之后
真正划船的涤洗，待一个
刻着重影图像的气球
安稳地降落。

昏迷加重，我无数次
从滑滑梯上俯冲又攀爬，像是
进入了一个快要灌满
却永远无法灌满的潜水舱。

当我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
我被一股冲力
推出了，回头看身后，是一个
巨大的水管，耳边还有
不可辨认的鼻息。

我坐在一个崭新的鸭子船上，顺流
在布满阴影又看得清边界的
路线里前进，
在扑面而来的一股蒸汽后
不久我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直到迎面而来
路线尽头的墙壁，和滑滑梯
将要到达地面的瞬间，鸭子
船和我
都在加速中闪烁了一次
叠在一起的光影。

五

“咚——”工人又重重地
锤了一锤，“咔嚓——”一个
摄影师
站在我和工人的不远处，
按下了快门。

我回过神来，发现
脚轻飘飘的厉害，我挪开来，
才发现踩死了一只
没有吹起来的气球。

树王

◎黄正平

江海
风情

“就是它？最年长的古树。”“对，从六朝就有了。”结伴秋游的我们三个，站在了这棵连续生长了15个世纪的古银杏近旁。

银杏树呈圆柱形主干，笔直而立，葱绿的叶片，挤挤挨挨，一片茂密。在江海大地南通，它很知名，因为它最古老。年年岁岁，总想着在秋季里来探望它，今成夙愿。

雨过天放晴。见又有客来，欣喜的村民三三两两来到树下，七嘴八舌与我们答问起来：这棵树就像一把撑天大伞，夏天老老少少结伴来这里纳凉、聊天。孩子们爬上爬下地，掏鸟窝、抓知了，嘻闹成了欢乐天地。老乡手一指说，还有人在上面打过纸牌呢。转头，我们一眼望去，古树主茎基部四米多，分杈处有个平台，上面真能容纳四个人加一张牌桌呢。高两米处的树围，竟有八米还多。在场的人手拉手，试着把树干围拢起来，六个大人还不够。

树前一块牌子上写着：有四个大分权，七个小小分权，最大直径近一米。向上仰望，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枝条，穿东插西，层层叠叠重合在一起，难分主次，估摸着总有七八个层级。目光沿主干上移，下半截深褐色，上半截呈青绿色，像是长出的新主干，显露着不同的代际。或许，是雷劈以后发出的新芽，直径也已与下半截相若。

围拢来的村民，给我们讲述一个个神奇故事：四里八乡的农民来摘叶片，说用它泡茶能治病；爷爷说见过在河边饮水的大蛇，身子在树干上还绕了两圈。附近村民章姓居多，74岁的老章向东指着远处，讲了当年更为神奇的发现，开掘150米外的拉马河时，挖到了树根，有碗口那么粗。他用手比画着，继续帮我们解开心头疑云：这树根，正是依偎在拉马河西岸的这棵树上长出去的。

这棵树，地上面积就覆盖了六七百平方米，而地下还有个更为广大却不被人了解的世界。这里是高沙土地区，比邻长江，河道纵横，出水的高地曰“皋”。为了扎根，为了吸收水分和营养，它在地下的延伸、拓展是无拘无束的，也是恣意妄为的。没有恶劣天气，没有人为破坏，向下可谓自由生长。

它的地上世界，就没那么幸运，肯定遇到过厄运，甚至灭顶之灾。村民小组长拄着拐杖，说起20世纪那场大火对它的损坏。干旱、虫灾、飓风、雷电、地震等，都可能置巨树一部分和全部于死地，然而千百年来，历经自然界和人为的种种磨难，它顽强生存了下来。它远没有这块土地老，但它比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人都要年长。当地长寿老人多，它已是15个百岁老人合起来的年纪。房先生曾从事园林绿化工作，发来微信说它是“江苏树木中的寿星级银杏王”，算算已经生长了总共有54万个日夜夜夜，所以春秋两季引来无数观光客。

“这棵树，结白果吗？”“雄性的，不结。”银杏树，俗名“公孙树”。初秋这一天，由当地文史学者彭先生陪同，先后拜访了两雌一雄三棵古银杏。邻镇的赵园，1300多年的大树同样是雄的。正是结果季，附近土山村寺庙里那棵显得格外颀长的雌树，地上掉落了好多白果，一不留神踩到了脚底下。

时值寒露。近看，已有几片伞形叶子，周边稍稍泛起黄色，像镶起了一道金边。陪同我们的村干部是外村嫁过来的，她说有点遗憾，不消一个月，下了点薄霜，整棵树就像脱胎换骨似的，会转成金黄色。

“它，有名字吗？”“没有，但古树有编号。”返程。回望这棵1500多岁银杏“树王”，名木没名，但我们记住了它永久的住地：江苏南通如皋市搬经镇卢庄村。